朝鮮

懲毖録

四

210.497
R89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徵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徵毖錄卷之四

八月初七日開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右水使
李億祺死慶尚右水使裵楔走免初元均既至閑山
盡變舞臣約束凡褊裨士卒稍爲舞臣所任使者皆
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
憤舞臣在閑山時作堂名曰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
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軍妥者許來告以通軍情
每將戰悉招褊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妥均挈
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嗜酒
日妥酣怒刑罰無常軍中窃語曰若遇賊惟有走耳

2447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26.9.10 図書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徵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諸將私相譏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賊將再入寇平行長又遣要時羅紿金應瑞曰倭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都元帥權慓尤信其說且以李舜臣以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舜臣見賊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難而慙無以爲辭只得盡率舟艦進前倭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絶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倭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閙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因飢渴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却倭欲疲之與我船相近輒倚伴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倭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漆川島權慓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到軍中益忿懣飲酒醉卧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弃舟登岸欲走而体肥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或言爲賊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船上投水裹楔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言忝川島淺窄不利行船宜移陣

他處均皆不聽捄私約一所領船戒嚴待變見賊來
犯棄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捄還至閑山島縱火焚廬
舍糧穀軍器徙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賊而去閑
山既敗賊乘勝西向南海順天次第陷沒賊船至豆
恥津下陸進圍南原兩湖大震蓋賊自壬辰入我境
惟見敗於舟師平秀吉憤之責行長必取舟師行長
佯輸款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
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我悉墜其計中
哀哉倭兵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趁前咸陽郡守
趙宗道死之初体察使李元翼元帥權慄議修道內

山城禦賊築公山金鳥龍紀冨山等城而公山金鳥
用民力尤多悉收旁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令盡
率老弱男婦入守遠近騷然及賊再動清正自西生
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京元帥以下
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
義兵將郭再佑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賊到山下
仰見形勢手絶而城內人靜帖不動不攻而去安陰
監郭趁入黃石山城前金海府使白士霖亦入城中
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爲重賊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
諸軍皆潰賊入城趁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趁女嫁柳

文扁文扁爲倭所擄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今夫又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曰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犇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中作詩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栄遂與趍同被害復起李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朝野震駭上引見備邊諸臣問之群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兵曹判書李恒福從容啓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時權慓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賊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

人自慶尚道入全羅道晝夜潛行間関達珍島欲收兵禦賊倭兵陷南原府天將楊元走還全羅兵使李福男南原府使任鉉助防將金敬老光陽縣監李春元唐將接伴使鄭期遠等皆死有軍器寺破陣軍十二人隨陽元入南原皆被兵死獨有金孝義者得脫爲余道城陷事甚詳楊總兵既至南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墻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数三坐鑿深濠塹一二丈閑山既敗賊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散獨總兵所領遼東馬軍三千在城内總兵檄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

夜不收守邊軍名

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而所率纔數百光陽縣監李春元助防將金敬老等継至

八月十三日倭先鋒百餘到城下放鳥銃頃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々五々作隊既去復來城上人以勝字小砲應之倭大陣在遠出遊兵交戰疎行迭出故砲發不能中而守城卒徃々中賊丸斃既而倭到城下吐城上人求與語總兵使家丁一人挾通事徃倭皆以倭書來乃約戰書也十四日倭環城三面結陣以銃砲迭攻如前日先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賊臨至總兵使焚之而石墻土壁猶在賊來依墻壁間自蔽放丸多中城上人十五日望見倭兵刈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墻壁間城中不測時遊擊將軍陳愚衷領三千兵在全州南原軍日望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日晚守陴軍徃々交頭耳語進備馬鞍有欲遁者夜一更聞倭陣中喧呼大起略相應和有運物狀而一面飛砲向城亂放飛丸集城上如雨雹城上人縮頭不敢外窺經一二時喧吾止草束已平濠又堆積羊馬墻內外頃刻與城齊飛倭踩躪登城已聞城中大亂云倭入城奚孝義初撥守南門外羊馬墻慌忙入城々上已無人但見城

2447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徵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內處火起走至北門唐軍悉騎馬欲出門門
不可易開馬足如束街路填塞既而門開軍馬爭門
而出倭兵在城外圍亟數三重各守要路奮長刀亂
斫之唐軍俛首受刃適月明得脫者無幾總兵吳家
丁數人馳馬突出僅以身免或云倭知爲總兵故使
逸去也孝義同伴一人出門一人遇賊死孝義踊入
木田伏草中待倭收兵乃逸云蓋揚乃遼將徒知鄭
勇不知變倭以至於敗亦知平地之城守之甚難詳
記孝義之言使後之守禦者知所戒云南原既陷而
金列以北尾解不可爲矣後楊元竟以此伏罪傷首

徇示
統制使李舜臣破倭兵于珍島碧波亭下殺其將馬
多時舜臣至珍島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
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
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賊將馬多號善水戰
率其舡二百餘艘欲犯西海相遇於碧波亭下舜臣
以十二舡載大炮乘潮至順流攻之賊敗走軍士大
振是時舜臣已有軍八千餘人進駐古今島患乏糧
作海路通行恠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恠者以奸
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恠舜臣

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
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納米爲難
而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軍糧万餘石又募民輸
銅鉄鑄大砲伐木造船事〻皆辨遠近避兵者往依
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天朝水
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暴
猛與人多忤人多畏之上餞送于青坡野余見璘軍
人歐辱守令無忌以繩繫察訪李尚規頸曳之流血
滿面令譯官勸解不得余謂同坐宰臣曰可惜李舜
臣軍又將敗矣與璘同在軍中掣肘矛盾必侵奪將

權縱暴軍士逆之則增怒順之則無厭軍何由不敗
衆曰然相與嗟嘆而已舜臣聞璘將至令軍人大佃
漁得鹿豕海物甚多盛備酒醪而待之璘船入海舜
臣備軍儀遠迎既到大享其軍諸將以下無不沾醉
士卒傳相告語曰果良將也璘亦心喜不久賊船犯
近島舜臣遣兵敗之獲賊首四十級悉以與璘爲功
璘盖喜過望自是凡事一咨於舜臣出則與舜臣並
轎不敢先行舜臣遂約束唐軍與已軍無間有奪民
一縷者皆拿致捆打無敢違令者島中肅然璘上書
於上言統制使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盖

心服也賊兵退時賊蹂躪三道所過皆焚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我國人悉割其鼻以示威兵至稷山都城人皆奔散

九月初九日内殿避兵西下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五千餘人黄海京圻軍數千徵至分守江灘警守倉庫賊從京畿界還退清正再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沉安頓吾屯泗川首尾七八百里是時都城幾不守朝臣爭獻出避之策知事申礫進言曰車駕應幸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諳寧邊事其最可憂者乃無醬也若不預辨何以継用聞者傳笑曰辛

不合醬一大臣言於朝堂曰此賊何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乘輿往安便處耳元帥權慄走至京上引見問之慄曰當初車駕不合遽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賊勢如何既而聞賊退慄又下慶尚道臺諫論慄無謀恇怮不可爲元帥不聽十二月楊經理麻提督領騎步兵數萬下慶尚道進攻蔚山賊營時賊將清正築城於蔚山郡東海邊斗絶處經理提督乘其不意掩之以鐵騎馳擊賊披摩不能支天兵奪賊外柵賊奔入内城天兵貪擄獲之利不即進攻賊閉門固守攻之不克諸營分屯城下圍守十三日賊不出二

十九日余自慶州往見經理提督望賊壘甚靜暇寂無人聲城上不設女墻環四面爲長廊守兵悉在其內外兵若至城下則銳尤亂發如雨每日交鋒天兵與我軍死城下成積賊舩從西生浦來援列泊水中如鳧鴈島山無水賊每夜出汲城外經理令金應瑞率勇士伏城外泉傍連夜擒百餘人皆飢羸僅屬壱氣諸將言城內糧絶久圍將自潰時天甚寒陰雨士卒手足瘇瘃已而賊又從陸路來援經理恐爲賊所乘遽旋師正月天將悉回京師謀再拳

戊戌七月經理楊鎬罷新經理萬世德代之時邢軍門參謀官兵部主事丁應泰劾奏楊鎬欺罔僨事二十餘罪鎬遂去上以鎬於諸經理中銳意討賊即遣左議政李元翼賫伸救奏馳赴京師八月鎬西去上送至弘濟院東流涕而別萬世德將出未至九月邢玠又分調麻貴主蔚山董一元主泗川劉綎主順天陳璘主水路同時進攻皆不利董軍爲賊所敗死者尤多十月劉提督再攻順天賊官統制使李舜臣以舟師大破其救兵於海中舜臣死之賊將平行長棄城而遁釜山蔚山河東沿海賊屯悉退時行長築城於順天芮橋堅守劉綎以大兵進攻不利還順天

既而復進攻之李舜臣與唐將陳璘扼海口以逼之
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沉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
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殺獲無筭追至南
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胸出背後左
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愼勿言我死言訖而絶
舜臣兄子芫素有膽量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
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舟爲賊所圍芫望見揮其兵
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
上自投於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亾耶拊膺
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行長乘舟師追賊過其營

自後逸去先是七月倭酋平秀吉已死故沿海賊屯
悉退我軍與唐軍聞舜臣死連營慟哭如哭私親柩
行所至人民處々設祭挽車而哭曰公實生我今公
棄我何之道路壅塞車不得進行路之人無不揮涕
贈議政府右議政邢軍門謂當立祠海上以奬忠魂
事竟不行於是海邊之人相率爲祠號曰愍忠以時
致祭商賈漁船往來過其下者人々祭之云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其先曰邊官至判府事有直
名曾祖曰琚事成宗燕山在東宮琚爲講官以嚴見
憚嘗爲掌令彈劾不避百僚憚之有虎掌令之稱祖

伯福以門蔭仕父負不仕舜臣少時英爽不羈與群
兒戲削木爲弓矢遊里閭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目
長老或憚之不敢過門及長善射從武舉發身李氏
世業儒至舜臣始得武科補權知訓鍊院奉事兵曹
判書金貴榮有孽女欲與舜臣爲妾舜臣不肯人問
之舜臣曰吾初出仕路豈敢托跡權門媒進耶兵曹
正郎徐益有所親在訓鍊院欲越次薦報舜臣以院
中掌務官執不可益愕招舜臣詣庭下詰之舜臣辭
色不變直辨無撓益大怒盛氣臨之舜臣從容酬答
終不少沮益本多氣傲人雖同僚亦憚之難與爭辨

是日下吏在階下皆相顧吐舌曰此官敢與本曹抗
獨不顧前路耶日暮益愧屈令去識者以此徃往知
舜臣焉方在獄時事不可測有獄吏寄語舜臣兄子
芬有賄則可免舜臣聞之怒芬曰死則死耳安可違
道求生其操執如此舜臣爲人寡言笑容貌雅飭如
修謹之士而中有膽氣忘身徇國乃其素所蓄積也
兄義臣堯臣皆先死舜臣撫其遺孤如己子凡嫁娶
必先兄子而後及己子有才無命百不一施而死嗚
呼惜哉

統制在軍晝夜戒嚴未嘗解甲在見乃梁與誠相持

諸船已下碇夜月甚皎制帶甲枕戈而卧忽起坐呼左右取燒酒來飲一杯悉呼諸將至前語之曰今夜月甚明賊多詐謀無月時固當襲我月明亦應來襲警備不可不嚴遂吹令角令諸船皆舉碇又傳令斤埃船候本方熟睡鳴起待變久之斤埃奔告賊來時月掛西山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無數從陰黑中來將近我船於是中軍放大砲吶喊諸船皆應之賊知有備一時放鳥銃聲震海中飛丸落於水中者如雨遂不敢犯退走諸將以爲神

錄後雜記

戊寅秋長星竟天狀如白練自西向東數月而滅戊子間漢江三日赤辛卯竹山太平院後有石自起立通津縣僵柳復起民間訛言將遷都又東海魚産於西海漸至漢江海州素産青魚近十餘年絶不産移産於遼海遼東人謂之新魚又遼東八站居民一日無故相驚曰有寇從朝鮮至朝鮮王子十亭轎子到鴨綠紅傳相告諸老男登山數日乃定又我國使臣自北京還宿金石山河姓人家其主人言有朝鮮譯官語我云爾有三年酒五年酒毋惜爲樂不久兵至爾輩雖有酒誰其飲之以此遼人疑朝鮮有異志多

驚惑云使臣歸啓其事朝廷以譯官必有造言生事誣陷本國者逮捕數人鞫於仁政殿庭用壓膝火刑皆不服而死此辛卯年間事明年遂有倭變是知大亂將生人雖未覺而形於兆朕不一其端至於白虹貫日太白經天無歲無之人視爲常事又都城内常有黒氣非烟非霧盤地接天如此幾十餘年其他變怪難以彈記天之告人可謂深切而特人不能察耳杜詩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太屋屋底達官走避胡盖記異也壬辰四月十七日賊報至朝野遑々忽有怪鳥鳴於後苑飛在空中

或近或遠只一鳥而声滿城中人無不聞終日達夜其鳴不暫停如此十餘日車駕出狩賊入城官闕廟社公私廬舍一空鳴呼其亦怪甚矣又五月余隨駕至平壤寓於金乃進家乃進語余曰年前有豺屡入城中大同江水赤東邊濁甚西邊清今果有此変時賊猶未至平壤余聞此語默然不答而心不喜未幾平壤又陷盖豺乃野獸不合入城市如春秋記鸜鵒來巣六鷁退飛多麋有蜮之類鮮有無其應者天之示人顯矣聖人之垂戒深矣可不懼哉可不慎哉又壬辰春夏間歳星守尾箕尾箕乃燕分而自古言我

國與燕同分時賊兵日逼人心洶懼不知所出一日下敎曰福星方在我國賊不足畏盖聖意欲假此以鎭人心故也然是後都城雖失而卒能恢復舊物旋軫舊京賊酋秀吉又不能終逞凶逆而自斃斯豈偶然哉盖莫非天也

倭最奸巧其用兵殆無一事不出於詐術然以壬辰之事觀之可謂工於都城而拙於平壤也我國昇平百年民不知兵猝聞兵至蒼黃顚倒遠近靡然皆失魂魄倭乘破竹之勢旬日之間徑造都城使智不及謀勇不及斷人心崩潰莫可收拾此兵家善謀而賊之巧計故曰工也於是乃自特常勝之威而不顧其後故出諸道任其狂肆兵分則勢不得不弱千里連營曠日持久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而張敖夜所謂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而能善其歸者矣近之矣是以天兵以四萬攻破平壤平壤既破則其在諸道者亦皆奮氣雖京城猶據而大勢已縮我民之在四方者處處要擊賊首尾不能相救終不得不遁故曰拙於平壤也嗚呼賊之失計我之幸也誠使我國有一將將數方兵相時用奇擊斷長蛇分其要脊行之於平壤之敗則其大帥可坐致也發之於京

城以南則將使隻輪不返矣如此然後賊心驚膽破
數十百年間不敢正視於我而無復後慮矣當時我
方積衰力不能辨此天朝諸將又不知出此使賊從
容去來畧無懲畏要索方端於是出於下策欲以封
貢羈縻之可勝惜哉至今思之令人扼腕
昔龜錯上言兵事曰用兵臨戰合又之急有三一曰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三者兵之本要而
勝負之所決爲將者不可不知也倭奴習於攻戰而
器械精利若無鳥銃而今有之其致遠之力命中之
巧倍蓰於弓矢我若相遇於平原廣野兩陣相對以

法交戰則敵之極難盖弓矢之技不過百步而鳥銃
能及於數百步來如風雹其不能當必矣然先擇地
形得其出陂險阻林木茂密處散伏射手使賊不見
其形而左右俱發則彼雖有鳥銃槍刀皆無所施而
可大勝也今舉一事爲證壬辰賊入京城逐日分掠
於城外至園陵亦不保有高陽人進士李橏稍解操
弓有膽氣一日與同伴二人各持弓矢入昌敬陵不
意賊衆大出滿谷中橏等無以爲計奔入於藤蘿蒙
密叢中賊來索之徘徊窺覘橏等從其內輒射之皆
應弦而倒又逐其處往來倏忽賊尤莫能測自是所

至見叢薄則遠々走避不敢近故二陵得全以此見之地形得失成敗隨之方賊在尚州申砬李鎰等若知出此先於免遷鳥嶺三數十里間伏射手數千人使賊莫測多少則可以制敵乃以烏合之卒不鍊之兵棄其險塞相角於平地宜其敗也余於兵機備言之今又特記之以爲後戒

城者禦暴保民之所當以堅固爲主古人言城制皆曰雉所謂千雉百雉者是也余平時讀書囪莽不知雉爲何物每以堞當之嘗疑堞但千百則其城至小不能容衆將何以乎及變後始得戚繼光紀効新書

讀之乃知雉非堞即今之所謂曲城甕城者也盖城無曲城甕城則雖人守一堞而堞間立盾以遮外面矢石賊之來傳城下者不可見而禦之也紀効新書每五十堞置一雉外出二三丈二雉間相去五十堞一雉各占地二十五堞矢力方盛左右顧眄便於發射敵無緣來附城下矣壬辰秋余久留安州念賊方在平壤若一朝西下則行在前面無一遮障處不量其力欲修安州城而守之重陽日偶出晴川江上顧視州城默坐深念者久之忽思得一策城外當從形勢別築凸城如雉制而空其中使容人前面及左右

發出砲穴可從中放砲上建敵樓々相距千歩以上大砲中藏鉄丸如鳥卵者數斗賊多集城外砲丸從兩處交發無論人馬雖金石無不摩碎若是則他堞雖無守兵只使數十人守砲樓而敵無敢近矣此實守城妙法其制雖倣於雉而功勝於雉萬々矣盖千歩之内敵既不敢近則所謂雲梯衝車者皆不得用此事余偶思得之其時即啓聞行在後於經帶屢發之又欲使人見其必可用丙申春京城東水口門外擇地聚石作之未成而異論紛起廢而不修後日如有遠慮者勿以人廢言修挙此制則其於備禦之道所益不小矣

余在安州時友人金士純爲慶尚右監司有書云欲修治晋州爲死守計先是賊嘗一犯晋州不勝而退余答士純云賊早晩必來來則必用大勢守比諉羌難惟當建砲樓以待之可無患遂於書中詳言其制癸巳六月余聞賊復攻晋州謂辛從事慶晋曰晋事甚危幸而有砲樓則猶可支不然難守矣既而下陜川聞晋已陷冊城縣監趙君宗道亦士純友也爲余言前年與士純同在晋州士純見余書踴躍稱奇即與幕下士友數人登城因其地形以爲當設於八

處督令伐木浮江而下刈民幔其役乃曰前無砲樓
循守却賊今何用勞人士純不聽材已具始役有日
適士純病不起其事遂寢云相與一慟而罷嗚呼士
純之不幸即一城千萬人之不幸也斯固數也非人
力之所能容

壬辰四月賊連陷內郡我軍望風潰散無敢交鋒者
備邊司諸臣日聚闕下講備禦之策而無以爲計或
建議曰賊善用槍力我無堅甲可禦故不能敵當以
厚鉄爲滿身甲長不見物被入賊陣則賊無隙可剌
而我可勝矣衆曰然於是大聚工匠晝夜打造余獨

以爲不可曰與賊鬪雲合鳥散貴於捷疾既被滿身
厚甲其重不可勝身且不能運何望殺賊數日知其
難用遂罷又嘗諫請見大臣言計其中一人盛氣斥
大臣無謀座上問有何策對曰何不於漢江邊多設
高棚使賊不得上而俯射之耶或曰賊之鐵丸亦不
得上耶其人無語而退聞者傳以爲笑嗚呼兵無常
勢戰無常法臨機制變進退合散出奇無窮只在於
將而已然則千言方計皆無用惟在於得一將才而
龜錯所陳三策尤係切要關一不可其餘紛紛者何
補焉大抵國家擇將於無事之日任將於有事之際

擇之貴精任之貴專當時慶尚道水將則朴泓元均
陸將則李珏曹大坤已非才選及其變生邊使防
禦使助防將等皆自朝廷受命而來各持專斷之權
自行號令進退由意而不相統屬正犯輿尸之戒事
何由得濟且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將卒不相知
皆兵家大忌奈何前車既覆後不知改至今尚循此
塗轍如此而望其無事者特幸耳言之甚長非
可一二盡嗚呼危哉

癸巳正月天兵發平壤余在軍前先行時臨津氷泮
不可渡提督連遣人督造浮橋余至金郊驛見黃海
道守令率吏民候餉大軍者滿野余召牛峯縣令李
希慮問所率邑人幾何曰近數百余分付曰爾速領
邑人登山採葛明日會余於臨津江口不可失期希
愿去翌日余宿開城府又明日曉馳至德津堂見江
氷猶未盡解氷上流澌半身許下流舟艦不得上京
畿巡察使權徵水使李嶺長湍府使韓德遠及倡義
秋義軍千餘人集江面皆束手無計余令呼牛峯人
納葛綱爲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江南北岸各立兩
柱相對其內偃置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鋪過江面
兩頭結橫木江面既濶遠索半沉氷不能起飛曰徒

費人力余令千餘人各持短杠二三尺穿葛索極力回轉數周互相撑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緊束高起穹窿儼然成橋樣刈細柳鋪其上厚覆以草而加之土唐軍見之大喜皆揚鞭馳馬而過抱車軍器皆從此渡既而渡者益多絞索頗緩近水大軍由淺灘以渡而無責焉余念其時倉卒備葛不多更倍之得三十條則加緊無緩矣後見南北史齊兵攻梁主歸々與周揔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横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渡軍糧正是此法余自謂偶思得之不知古人已行爲之一笑因記其事以爲他日應猝之助云

癸巳夏余病卧漢城墨寺洞一日天將駱尚志訪余于卧次問病甚勤曰言朝鮮方微弱而賊猶在境上鍊兵禦敵最爲急務宜乘此天兵未廻學習鍊兵法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則數年間皆成精鍊之卒可以守國余感其言即馳啓于行在曰使所帶禁軍韓士立招募京中得七十餘人往駱公處請教駱撥帳下曉陣法張六三等十人爲教師日夜鍊習槍劍筤筅等技既而余下南方其事旋廢上見狀啓下備邊司令別設都監訓鍊以尹相斗壽領其事其年九月余

自南召赴行在迎駕於海州扈從還都至延安更命
余代領都監事時都城饑甚余請發龍山倉唐粟米
二千石日給入二外應募者四集都監堂上趙儆以
穀少不能給欲設法限節置一臣右令願募者先舉
石試力又令超越土墻丈許能者許入不能者拒之
人飢困無氣中格者十二或在都監門外求試不
得顛仆而死未久得數百千人立把總哨官分部領
之又欲教鳥銃而無火藥有軍器寺匠人大豊系者
以下入賊陣多煮火藥與賊因江華將殺之余特貸其
死令煮焰硝贖罪其人感懼爲之盡力一日所煮幾
十斤逐日分諸各部晝夜書放第其能否而賞罰之
月餘能中飛鳥數月後與降倭及南兵之善鳥銃者
相較無不及而或過之余上劄請措置軍糧益募兵
滿一萬置五管各隷二千每年半留城中教鍊半
出城外擇閑曠肥饒地屯田積粟輪遞迭代則數年
之後兵食之源厚而根本固矣上下其議兵曹不即
擧行卒無見効
況惟敬自平壤出入賊中不無労苦然以講和爲名
故不爲我國所喜最後賊留金山久不渡海李冊使
逃還中朝就差惟敬充副使與楊使入倭國終不得

要領而回行長清正等還屯海上於是中國與我國
論議籍々皆歸咎沉惟敬甚者或言惟敬與賊同謀
有叛形我國僧人松雲入西生浦見清正還言賊欲
犯大明所言絶悖即具奏天朝聞者益怒惟敬知禍
至憂懼不知所出乃賫書金命元敘其終始以自辨
其書曰日月倏馳往事如昨憶昔倭寇責境直抵平
壤目中已無八道矣老朽銜命哨探倭情相機撫馭
得與足下暨李侔察相會于擾攘之中日繫平壤遍
西一帶居民流離愁苦如坐針氈朝不謀夕之狀殊
可痛心足下身歷其事不待老朽之喋々者老朽檄
召行長相會乾伏山約束不令西侵聽命罔敢踰越
者數月延及大兵之至而致平壤之克設或彼時老
朽不來倭乘祖公之敗而走義州未可知也平壤一
道居民不被其荼毒者貴國之幸莫大矣既而倭將
行長退守王京總兵秀家付將三成長盛等三十餘
將合兵連營控險扼要牢不可破碧蹄戰後尤難進
取彼時判書李德馨者謁見老朽於開城將謂賊勢
既張大兵且退王京必無可望矣涕泣語老朽云王
京根本之地得之可以號召諸道乃今事勢至此將
奈之何老朽云徒復王京若無漢江以南諸道事勢

亦難展布德馨云苟得一京實出望外漢江以南小邦君臣自能尺寸支撐不難也老朽云我試與爺國圖之務得王京并復漢江以南諸道及還王子陪臣方爲全國德馨涕泣叩頭感激云果得如此老爺再造小邦功德不淺鮮矣俄而老朽舟次漢江王子臨海君等自清正營遣人奔語老朽云倘得歸國漢江以南不拘何地任意與之老朽不從且與倭將誓云肯還乞之不肯還隨爺殺之其他不必言也王子係貴國儲君老朽敢不知重當此之時寧言殺之而不許他事及至釜山捐資尽礼多方曲意于王子前倭慢而後恭敬時有緩急事有輕重不得已也數言之下王京倭退矣沿途營柵遺粮不可勝計矣漢江以南諸道盡得矣王臣陪臣歸國矣終以一封羈縻諸酋斂手於釜山窮海之地候命三年不敢妄動續以封事議成老朽奉命調戢王京復會定下暨李德馨輩云今往封矣倭或退矣貴邦善後之計何如德馨應聲云善後之事小邦君臣責任也老爺不須掛意老朽初聽其言未嘗不奇其大有力量大有識見偉然一柱石也及今覩其事實似覺文章功業不相符合老朽不能不爲李判書惜且如釜山竹島諸營未

聞即撤老朽責也而機張西生諸處倭兵盡渡営柵
盡焚交割地方官俱有耳結矣何乃清正一來不聞
一戰不折一矢地方官抽身讓之何也既言漢江以
南自能尺寸支撑何至已得復失若此乎又言善後
之事小邦責任何不聞大計止有號泣闕下之一策
乎法云强弱不當衆寡不敵老朽亦非責難于貴國
諸當事但云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練兵修守相
時撫馭貴國當事諸賢亦不可置之不問耳渡海以
來老朽四會貴國王彼此問對之言出于胷臆合于
時宜毫無假借毫無虚謬國王之心老朽之心彼此

洞鑒明矣老朽誠謂東事至此可無他慮不期貴國
謀臣策士機智百端間事迭出内以危言激怒于天
朝外以弱卒挑釁于日本至于松雲一番說話則又
出礼法之外其曰前駈代大明曰割八道國王親自
渡海歸服頃刻之間二三其說但知此言可使國王
動念矣可激天朝發兵矣獨不念貴国止有八道若
盡許之又許國王親自渡海歸服則貴國之宗社臣
民皆爲日本矣又何取于二王子耶老朽以爲三尺
之童決不失言至此清正雖横亦不放肆至此又不
念我堂々天朝統馭外藩自有大体一恩一威亦自

有時必不肯以數百載相傳之屬國置之度外亦不肯縱不奉約束之逆賊擄我藩離理勢然也老朽極不省事至于內外親疎之別順逆向背之情亦人人之所易曉者矧茲欽承勅命調戢此事成敗休戚關係非輕敢以貴國之事蔑焉不加意耶又敢以日本之橫隱然而不報耶足下深于大体詳于國事用是走書幸足下亮我素衷則爲上達國王併使當事群僚察知所以既云仰我天朝以爲萬全之圖還當聽命處分以冀無疆之福毋徒過計日勞而日拙也至囑不盡觀此書王京以前則鑒之可徵矣金山以後未免支辭隱語然切罪自不相掩後之論惟敬者當以此爲斷案故著之云

沉惟敬遊說士也平壤戰後奔入賊中此人之所難卒能以口舌代甲兵驅出衆賊復地數千里未稍一事參差不免大禍哀哉蓋平行長最信惟敬其在京城時惟敬密言於行長曰汝輩久留此不退天朝更發大兵已從西海來出忠清道斷汝歸路此時雖欲去不可得我自平壤與汝情熟故不忍不言耳於是行長懼遂出城此事沉惟敬自言於金石相命元而金相爲余言之如此

懲毖録巻之四大尾

東涯先生

懲毖録後叙

右懲毖録上下巻朝鮮西崖柳成龍所撰也明萬曆中我國用兵朝鮮西崖記其始末最爲詳悉矣嗚呼此役也彼我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古人有言國雖大好兵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不信然昔漢武帝藉文景之富庶縱已狗欲窮兵四夷卒速虚耗之禍晉世祖狃平吳之捷去州郡武備遂使社稷之邦鞠爲氈裘之域故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盖方是時也彼承昇平之餘狃治安之規專尚文事武備委地我國屬三百餘年戰爭之後兵強卒少

懲毖録卷之四大尾

東涯先生

懲毖録後叙

右懲毖録上下卷朝鮮西崖柳成龍所撰也明萬曆中我國用兵朝鮮西崖記其始末最爲詳悉矣嗚呼此役也彼我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古人有言國雖大好兵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不信然昔漢武帝藉文景之富庶縱已狥欲窮兵四夷卒速虚耗之禍晋世祖狃平吳之捷去州郡武備遂使冠帶之邦鞠爲氊裘之域故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盖方是時也彼承昇平之餘狃治安之規專尚文事武備委地我國屬三百餘年戰爭之後兵強卒武猛臣謀將雲集林會豐公席累捷之積威伐單虚之弱國奔潰蕩盡望風靡散然而吾師之西也使彼有豫備豈至於如此哉此由廢不可廢者也吾師雖奏一朝之捷逞目前之忿而墳土未乾宗社顛覆此由玩不可玩者也猶之二者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弗戒耶欲傳之無窮而使後之人君有所監戒而得免于二者之患也

秉燭譚云懲毖録ソノカミ作者ノ姓名ヲ詳ニセス天和中ニ鷄林ノ使来聘ス肥後ノ士宮原宗清ハ先考ノ門人ナリ聘使ニアヒテ作者ノ姓名ヲ問ル柳成龍ト云モノヽ作ト答ヘリ柳成龍ハ其時鷄林ノ宰相ナリ号ヲ西厓ト云フ西厓集アリ壬辰ノ事モ記載ストキコエタリ未見其書或云武備志ニ所載ノ柳承寵李德馨ト云モノ両人國王李昖ヲ惑メ日来国政不宣フミエタリコノ柳承寵ト云モノ即柳成龍ナリ承ト成トハ聲相近シ龍ト寵トハ字相似タリ因テ誤リテ柳承寵ト云トサモアルヘシ五六年前ニ朝鮮人ノ昏簡ヲ持タリ即柳成龍カ日本ノ佐々木大膳ト云人エ玉津ニ因テツカハセル尾簡ナリ ハノ昏東

別ニシルスユヘニコヽニ贅セズ

右懲毖錄上下卷朝鮮西崖柳成龍所撰也明萬曆中我國用兵朝鮮西崖記其始末最爲詳悉矣嗚呼此役也彼我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不戒耶古人有言國雖大好兵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豈不信然昔漢武帝藉文景之富庶縱已狥欲窮兵四夷卒速虛耗之禍晉世祖狃平吳之捷去州郡武備遂使冠帶之邦鞠爲氊裘之域故曰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蓋方是時也彼承昇平之餘狃治安之規專尚文事武備委地我國屬三百餘年戰爭之後兵強卒武猛臣謀將雲集林會豐公席累捷之積威伐單虛之弱國奔潰蕩盡望風靡散然而吾師之西也使彼有豫備豈至於如此哉此由廢不可廢者也吾師雖奏一朝之捷逞目前之忿而墳土未乾宗社顛覆此由玩不可玩者也猶之二者共失之矣有國者其可弗戒耶欲傳之無窮而使後之人君有所監戒而得免于二者之患也

乘燭譚云懲毖錄ゾノカミ作者ノ姓名ヲ詳ニセス天和中ニ鷄林ノ使来聘ス肥後ノ士宮原宗清ハ先考ノ門人ナリ聘使ニアヒテ作者ノ姓名ヲ問ル柳成龍ト云モノヽ作ト答ヘリ柳成龍ハ其時鷄林ノ宰相ナリ号ヲ西厓ト云フ西厓集アリ壬辰ノ事モ記載ストキコエタリ未見其書或云武備志ニ所載ノ柳承寵李德馨ト云モノ両人國王李昖ヲ惑メ日来国政不宣フミエタリコノ柳承寵ト云モノ即柳成龍ナリ承ト成トハ聲相近シ龍ト寵トハ字相似タリ因テ誤リテ柳承寵ト云トサモアルヘシ五六年前ニ朝鮮人ノ昏簡ヲ持タリ即柳成龍カ日本ノ佐々木大膳ト云人エ玉津ニ因テツカハセル厄簡ナリいノ昏東別ニシルスユヘニコヽニ贅セ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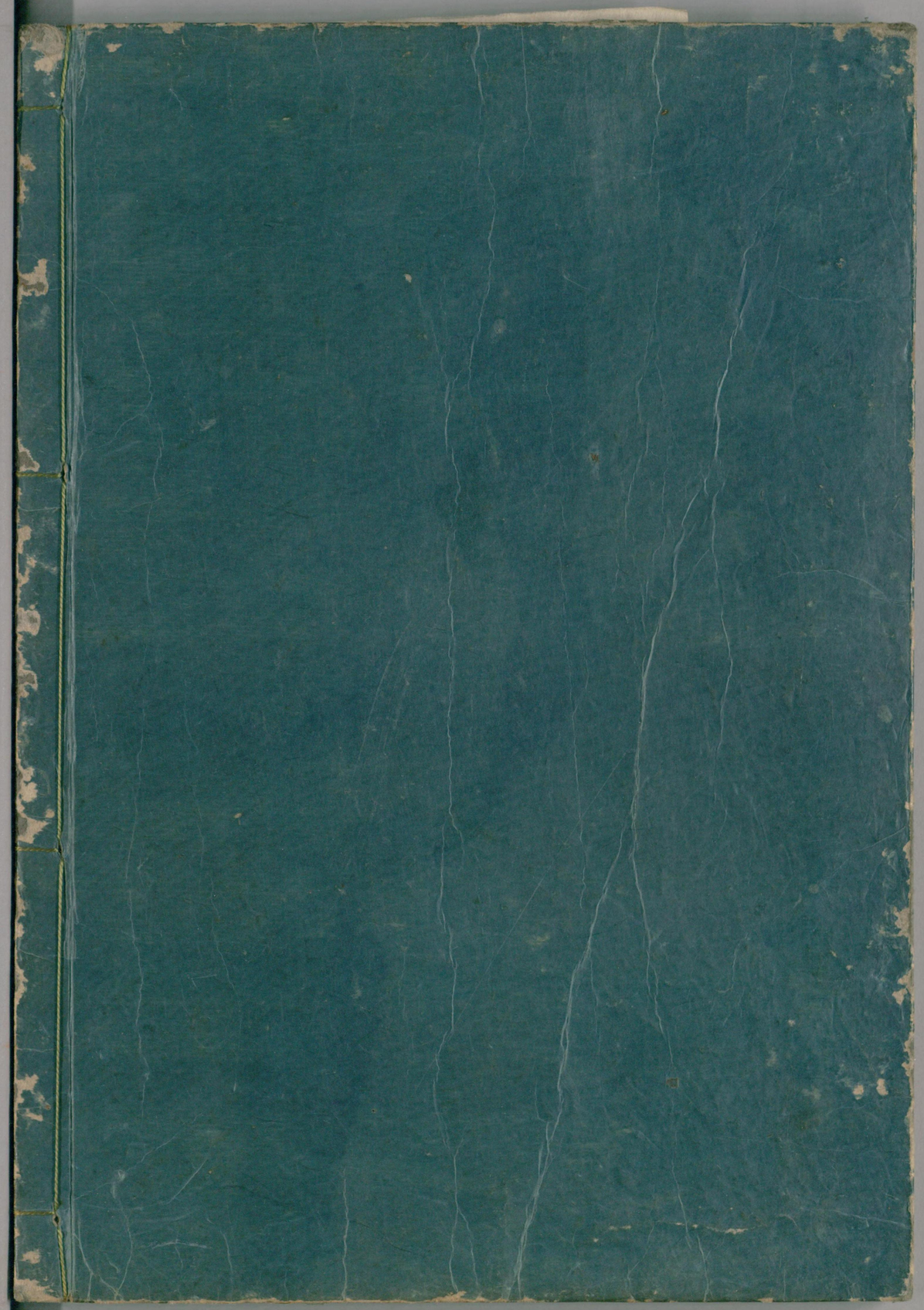
懲毖録卷之四大尾

元禄八乙亥年正月日

京二條通

大和屋伊兵衛寫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徴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徴毖録 : 4巻』 請求記号 210.497-R89t

ガラス使用